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出版

我們的手

定價三角

著者 李魯人

發行者 李炳衡

出版者 北平民社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總發行所
前外楊梅竹斜街夫號
北平民社
電話南局一〇四〇號

自序

爲紀念將殘盡的青春，

故此保留下這青年的餘韻。

收在這集子裏的東西，是我十五歲至十九歲——民一六至民二十——五年中所寫。在這五年中我寫詩最多，除掉被朋友們拿去——尤以十六年以前和十六七年間所寫者損失最多——以及自己的丟失，這是唯一的剩餘了。

雖然這裏祇剩有二十幾首短歌，但因為時代底先後，在內容，情緒，技巧，形式各方面，一切都顯得不調和。差堪自慰的是這裏沒有『公式』，沒有矯情，而是生活在這樣世界中的一個人底痛切呼聲。

許多熱心的朋友從老早便迭次地催我把存稿整理付印，我除掉感激他們底好意外，終無此勇氣。近年來我度過一個較艱苦的生活，病困流離，一無所成，流光似水，轉瞬已是青年，雖然朋友們仍說我稚氣十足，但畢竟是年長了。一念到已逝的童年，

却不禁又珍愛這些童年的歌了。

二三年來，世界又換了一樣顏色，而幾個鯁直和藹的，曾經與我不少鼓勵的朋友，就在這樣顏色下不自願地被踐踏了，不自願地走了，走了，走到那裏去了呢？這誰會知道？是的，我是少見多怪地驚奇了！但，我沒有言語。『我不明白自己所乘的船是僅僅拋錨呢？還是全部錨鏈都斷了？』二三年來我不會叫喊一聲，時光就無語地消逝了。

然而，宇宙儘管變，自己儘管驚奇，倘若人不是瞎子，不是聾子，那，他不該做啞子啊！願藉此結束了以往的憧憬，重新提起精神，提起精神來歌唱，歌唱現在，歌唱未來吧！

朋友，嚴冬季也有鮮花，太陽光始終會溫暖每個人的心窩，那，把熱情結成光明的火炬吧，在黑暗中許多人的熱情會把黑暗照明亮的。

作者
三十二年。北平

目次

自序

獻詩

飄搖

昏沉

我底小友

風雪之夜

別宴

片斷

我底熱情

寄——

重陽曲

給病着的k

總有一天

山中

高作一冊

送給

本部圖書館

作者在上海

一九五一年

感你

朔風之歌

牧童小唱

幽怨

給

慰

精靈底探險

海，天，島

霜晨

我們底手

悼——

記別

附

昏暗

羅伊里底歌

獻詩

過去的事迹都已消散，

不必悔恨也勿須貪戀；

人間儘多白眼非難，

且將心，澄似清潭！

且將心，澄似晶明之清潭，

讓以往的遺憾化做飛散的輕烟，

任環境惡劣命運怎樣乖塞虛幻，

勿再畏縮，來，奮力向前！

「正因為有艱難困苦，
而人生才生出意趣。」
莫非你祇願日日安舒？
莫非你還怕兇險扼阻？

希圖安逸的人退去吧！
前途是不容你觀望踟躕；
無用的懦夫躲開吧！
前途是不容你疑懼猶豫。

前去的路都是不平，
前去的路都是危峯，
祇要將主意拿定，
便可把窄路打通！

過去的事迹都已消散，
不必悔恨也勿須留戀；
管它什麼白眼與非難，
努力吧，來，向前！向前！

十九年二月

飄搖

數棵綠樹，
幾隻鳴鳥，
歌唱的歌唱，
飄搖的飄搖；
鳴的一聲，
一輛汽車飛也似地馳過，
歌唱者雖已跑了，
但飄搖者啊！仍舊飄搖。

十六年四月

昏沉

故鄉是溫和美麗？

在故鄉之懷抱裏似乎不曾覺得；

青春是可寶可貴？

在青春之懷抱裏似乎不曾覺得；

啊！漂泊異地的孤客正熱烈地思念故鄉，

鬢霜無力的老翁在爲已逝的青春嗟傷，

但，昏沉者依舊昏沉，昏沉不醒，

可憐，『可憐人世的青春，多在醉死夢生』！

十六年五月

我底小友

喜得像小天使一般，我底小友，

我一說時反把你蘋果色的面龐紅透。

看池面，在池面跳舞的柳條，

黃鳥在葉叢歌唱嘻笑，

銀魚在水中上下遨遊，

我心裏跳着無上快樂，

就像已獲得成功秘訣。

暮，暮色像急雨——

像急雨，無奈終須各自歸去。

慢步兒依依，踱出了後樂園，

儘慢，慢，但終於到了最後的地點，

『回去吧！我常來呢！』你教我止住；
我也祇好呆住，看你回首頻頻地走去，
沒有你底影了，仍把我留給寂寞伺候。

十八年五月

風雪之夜

風是這般的冷，雪是這般的涼，

狂風大雪毫無情意地打在人的身上；

路燈已滅，星月都偷偷地躲藏，

暗中有一黑影，踽踽獨行，藉雪之光。

是最靜時分，是夜半時分，

風狂雪緊，容不得行人！

足踏白雪，雪響，風吹電線鳴吟，

呵，繫何人？不怕淒涼，乃在此情此景下狂奔？

十六年十一月

別宴

啊，朋友，我無語獻給你兩串珍珠，

它是被我取出，自淚之湖中取出。

它是我真誠血熱的心中儲蓄，

貴於一切，貴於一切我所有！

請就此和酒，和離酒吞下喉頭，

那，我底影子必長在你心中存留，

那，我底精靈必和你共同神遊，

且把一腔別恨喲，彈與征鴻！

願你此去乘風浪前衝，

明晨別了，讓春風拂醒我們底忪惺，
明晨別了，讓春風吹去我們底朦朧，
啊，朋友，我無語獻給你兩串珍珠。

十八年四月

何來一陣暴颶，
使芬芳的花朵凋零，
把美麗的紅葉吹亂？

弱小的秋蟲正怨訴慨嘆的高歌，
勇猛的戰士在揮舞殺敵的矛戈；
詩人在描着人生的圖畫，
何來滿天風雲，